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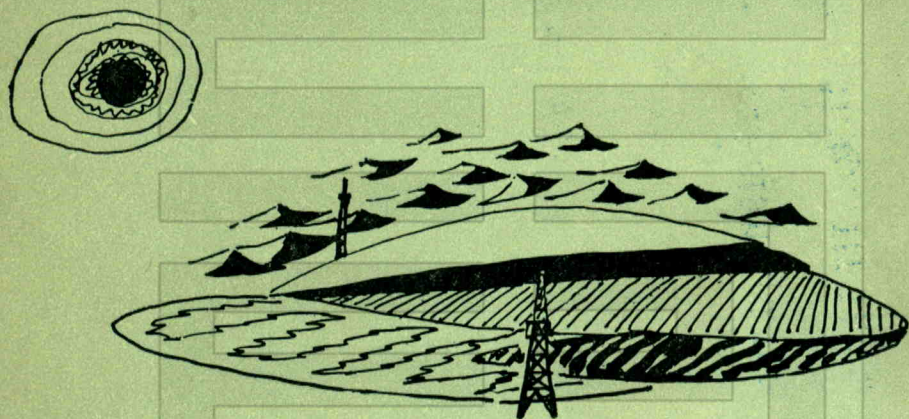
塔里木曙光

西北石油地质局 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谨以此书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地质矿产部成立四十周年



I25
(W) 89

0078908

塔里木曙光

西北石油地质局 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XT0-0078908



730645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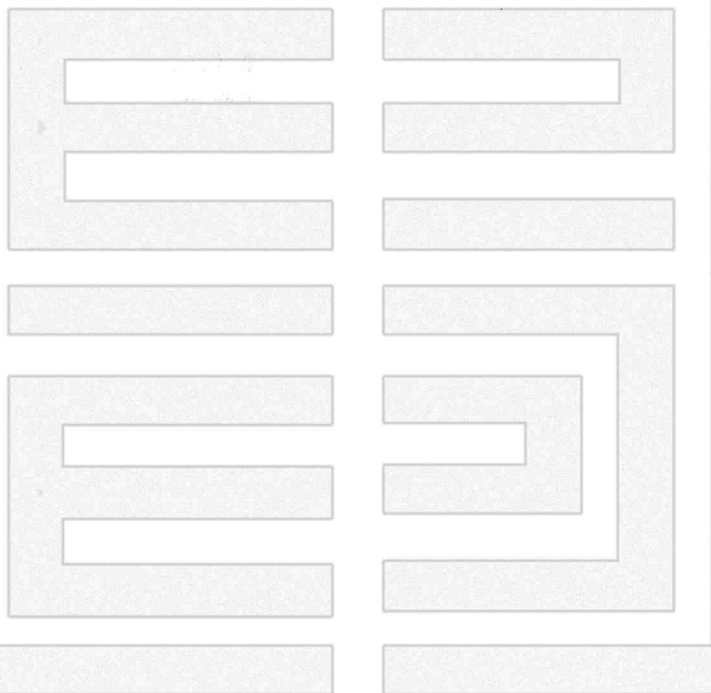
序.....	朱 训 (1)
西部黑海洋的隆起.....	张功臣 (1)
挥师塔里木.....	李 奔 (44)
塔里木曙光.....	东 方 (51)
——塔北油气勘探系列报告之一	
酣战沙场谱新歌.....	东 方 (69)
——塔北油气勘探系列报告之二	
塔里木“铁人”.....	东 方 (94)
——记全国劳动模范王守忠	
樊双喜效应.....	东方 秋雨 (110)
——一个普通而平凡的打杂电工的事迹	
大漠深处的年轻人.....	魏苍广 (125)
瀚海深处探宝人.....	宗 钢 (129)
“死亡之海”的村民们.....	居 易 (135)
他心中的旋律.....	李延林 (146)
——记西北石油地质局副总工程师康玉柱	
魂系塔里木.....	蒋建利 (151)
——记优秀共产党员黎启正同志	
戈壁瀚海的“拼命三郎”.....	宗 钢 (157)
——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刘瑞涛	
志在塔北展宏图.....	杨笑春 (160)
她把青春献给大漠.....	秋 雨 (163)

“咱们的父母官”	宗 钢 (166)
——中南石油地质局五物副大队长喻祖元	
忘我工作的人	杨笑春 (170)
他从死亡线上归来	吴志杰 (173)
——记抢救石油钻探青工邓世平的28小时	
星光，闪烁在塔里木上空	宗 钢 (180)
艰难险阻踩脚下	陆 云 (186)
“死海”八昼夜	宗 钢 (191)
走在队伍前列的姑娘们	冰言 沙铭 (201)
瀚海“吉卜赛人”	钮惟恭 (205)
一支勇猛顽强的钻井队	韩天禄 王殿奇
	徐文祥 晓 晨 (210)
荒漠之夜	师玉生 (215)
用生命谱写的战歌	田 邢 范步春 (219)
——记消防战士在沙参2井抢险的英雄事迹	
泪洒进军路	杨晓康 (224)
千里探区任驰骋	汤良杰 (227)
——记塔北野外地质考察二三事	
草湖踏勘纪行	郑 牧 (230)
洒下一路驼铃声	吴志杰 (234)
迎着困难前进	冰 言 (240)
——一物地震队施工掠影	
“敢死队”队长和他的伙伴	赵丕杰 (243)
勇闯塔里木河	师玉生 (246)
“死亡之海”里的车队	功臣 李威 李强 (249)
白手起家 艰苦创业	朽 木 (259)
壮哉——塔克拉玛干	石坚 吴志杰 (263)
——塔北石油勘探会战纪实	
寒风劲吹 机声更高	陆 云 (270)

在那片神奇的土地上·····	李晓光 (273)
珍藏名言的印证·····	东方 邢汝全 (286)
叫满世界人沉醉·····	东 方 (291)
悠悠两地情·····	张占明 (303)

——一个钻工妻子的话

灶中情·····	蒋建利 (305)
----------	-----------



序

朱 训

《塔里木曙光》是一部反映地质矿产部门石油地质队伍在塔里木盆地进行油气勘查工作的报告文学集。在所收集的作品中，不仅有新闻界文学界同志们深入油气勘查实际的力作，而且绝大多数出自石油地质职工之手，有不少作品的作者还亲自参加了塔里木盆地的油气勘查工作。由于作品描写的是勘探会战中的人和事，因而带有较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较强的时代气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广大石油地质职工为发展我国石油天然气工业、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开拓进取、艰苦创业的精神风貌。

塔里木盆地56万平方公里，其中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就占了33万平方公里，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自然环境恶劣，堪称“死亡之海”。为了揭开这块生命“禁区”的奥秘，古今中外的仁人志士曾进行过许多探索。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中，我国石油地质工作者为了在塔里木盆地寻找油气资源，陆续做了许多工作。直到1984年9月，地质矿产部西北石油地质局在塔北雅克拉构造上打出了第一口高产工业油气井——即著名的沙参2井，实现了重大突破。这不仅是塔里木盆地找油勘探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而且揭开了各路大军挥师塔里木进行联合勘探的序幕。近几年来，经地矿、石油两个部门广大石油地质职工的共同努力，塔里木盆地的油气勘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进一步证明塔里木盆地是我国油气资源重要的战略接替区和后备基地，对于我国实现经济发展第三步战略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塔里木盆地油气勘探的重

大成就，曾受到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地矿部门的广大石油地质工作者在塔里木盆地油气勘探中，发扬“以献身地质事业为荣，以艰苦奋斗为荣，以找矿立功为荣”的三光荣精神，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风餐露宿，战天斗地，艰苦开拓，顽强拼搏，做出了重大贡献，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有很多同志为之献出了青春乃至生命，历史将永远铭记他们的功勋！

塔里木盆地油气勘查实践表明，我国石油地质事业的发展，需要有一种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需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个动力源泉。《塔里木曙光》这部集子反映了地矿部门石油地质队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进行“三光荣”教育所取得的成绩，其本身就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成果。同时，《塔里木曙光》的出版必将对促进石油地质战线的两个文明建设，对于繁荣地质文学创作、丰富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起到积极作用，也是扩大地质工作社会影响的重要途径。从而感召更多的人都来关心和支持地质事业的发展。

这部集子收集的作品虽然不尽完美，在思想性、艺术性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炼和完善。但作为绝大多数的业余作者，能够在工作之余创作出这样一些比较丰富实在的文学作品，是值得称道的。我殷切希望全行业广大文学爱好者努力学习，深入生活，加强文学修养，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为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展地矿事业而努力奋斗。

1991年9月18日

西部黑海洋的隆起

张 功 臣

在四亿年前，中国最大的沉积盆地——塔里木盆地还静静地躺在波涛汹涌的海洋下面。每年，都有无数在浅海中生活的浮游生物死去，并沉到海底；河流又把大量淤泥和枯萎的植物卷下海去，把它们覆盖起来。当这些动物和植物腐烂时，沉积物中就开始形成了石油和天然气。

后来，塔里木盆地被地层中巨大的压力推举起来，海就慢慢地消退或干涸了。于是，有一些充满梦想的人，踏上了这片干燥的陆地。他们用地质锤和深达9000米的钻机，在盆地四周不停地敲打、倾听，渴望能听到那些黑色的河流在大地深处运行的回音。

第一章 “老一普”的人们

1978年的早些时候，坏天气很快就来了。在西部中国边远的乌鲁木齐市，人们的情绪显露出某种压抑的激动与不安。尽管寒风刺骨，大雪纷纷扬扬，依然有人在街头巷尾议论着关于边界局势紧张的最新消息。有传言说，很快就要打仗了。

在街上，虽然大多数市民都穿着新衣服，踩着厚厚的积雪，去采购过年的物品。但乌鲁木齐火车站里，还可以看到许多携家带口的人，手里捏着车票，想快一点离开这个风云莫测的边城。

上车与下车的人们挤作一团，都用高高竖起的大衣领子遮挡着寒流。这种平静与混乱交织的场面，使人感觉到有一些不平常的事情，随着迎面扑来的风雪，一起降临了。

在站台下面的广场上，国家地质部第一普查大队的近千人刚刚到达目的地，地质背包、行李堆得到处都是。由于刚从温暖的车厢走出来，经不住寒风的刺激，人们把棉帽上的双耳都放下来了。有几个戴旧军帽的人，甚至扣上了护鼻，显得古怪而奇特，乍一看，像是一群从内地来西部打零工的农民；有几个细心的行人停住脚步，仔细辨认一会儿，宁愿把他们看作是一支执行特殊使命的部队。

在这样冷的天气里，这些人并没有表现出特殊的惊异和恐慌。从青海的柴达木盆地到新疆，这一段路程虽然不短，但气候的变化并不十分显著。对于这些走遍了大半个中国、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老石油地质工作者来说，下一个目的地——塔里木盆地，并不是一个令人想往和感到新奇的地方。他们是那种随遇而安的人，背包里就装着一个家，听凭命运的驱使，到处流动、流动。

在这群人中，钻井工程师刘国栋的心境恐怕是最凄凉的一个。他望着漫天飞旋的雪花，正在思念远在济南的多病的妻子。他才40出头，但看起来，已经像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了。结婚的第7天起，他一直四处奔波。后来，在青海一呆就是10年，那时，他每天都为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忧心忡忡。这一回，离妻子的距离又远了1000多公里。他觉得，自己缄默的嘴唇下垂得更加厉害了。

1959年，地质部第一普查勘探大队在天津成立，即迁往山东德州。不久，一个刚刚参加过大庆油田构造圈闭的功勋队也并入了这支队伍。这其中就有刘国栋的身影。

大庆油田突破伊始，全国一片欢喜。这一年，刘国栋24岁，

刚从北京石油学院毕业，被分到大庆油田第一钻井大队。当时，大庆油田指挥部设在一座牛棚中，周围布满了稀疏的草地和水泡子，树很罕见。所有的人都住帐篷，地下铺着干草堆成的床。第一天早晨6点钟，他就被人唤起来做早操，并因此冻坏了他这个四川人的耳朵。

在以后的日子里，他频频见到“铁人”王进喜。当时，王进喜率领的1202钻井队一个月能打出六口1000米左右的出油井，创造了石油开发史上的奇迹。因此，在每月一次的万人表彰大会上，他都能看到总指挥康世恩牵着白马，拉着披红戴花的英雄过场的情景。每到这时，他总是羡慕得不得了，恨自己不能吃苦，怪身上的虱子没有别人多。从油田以北的喇嘛店构造打第一口井时，他就参加了技术管理，拼着命干。大庆油田的迅速突破，使1963年的中国实现了石油自给。

一年后，刘国栋被调到山东德州，加入第一普查勘探大队，在胜利油田打出了第一口喷油井——沾化1井；在后来的几年中，他们又在黄骅县打出了黄3井，从而发现了大港油田；在王场构造上打出了第一口出油井，形成江汉油田的雏形，真可谓欣欣向荣，蒸蒸日上。1965年初，这支以钻井效率和完井效率惊人而在地质部赫赫有名的队伍，又被拉到辽宁营口地区的大平房村，9月份，辽2井就开始喷油，日产油气13万方，著名的下辽河油田又诞生了。

这个时期，是第一普查勘探大队的黄金时期。在松辽平原上，他们的钻井命中率曾经达到过86%，名列世界第一。这个纪录，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

在广场的雪地上，一个长着大脑袋的小个子胡传经煞有介事地走来走去，显得格外兴奋。离开青海，对他来说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他恨透了那个鬼地方，在他20年的右派生涯中，有一半是在柴达木盆地捱过的，而且这一半，正好是“文化大革命”中

的10年。在运动中，他吃尽了苦头，妻子也因此与他离婚。

胡传经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后就加入了第一普查勘探大队，这时候，他们已从下辽河油田撤下来，石油部正在快马加鞭地在各个构造上打钻。不久，他所在的这支队伍开始大解体，五个核心钻井队被调往西藏和四川盆地，剩下的3004石油队、一个测井队和少量机关人员共300余人于1967年夏天，踏上了前往青海的长途。

那天晚上，胡传经独自一人在帐篷里一边烤火，一边想事儿。有一个念头固执地钻进了他的脑袋里：已经有整整10年没见过喷油的场面了。他想，难道那些激动人心的日子就永远过去了吗？

而此时，重力工程师潘民空却微合双目，端坐在背包上，一个劲儿想着他想了一路的问题：塔里木盆地到底有没有油？

潘民空是上海人，高中毕业后就参加了地质部组织的第一批专业技术干部培训班。1956年，在李四光组织的全国第一轮石油普查中，他参加了新疆石油普查大队，在塔里木盆地进行过实地考察。现在，他想起了那次行动的许多细节。他记得，有一个分队沿着和田河向西，穿越地质露头显著的玛扎塔格山时，竟用了半个多月时间。在最后几天里，雇用的几十匹驮水和干粮的骆驼只剩下几匹了，人们放走了骆驼，开始步行。遇到大风时，每个人都被黄沙活埋过几回。最后，有几个人走不动路了，是爬着逃出了沙漠的。

那次考察的收获之一，是发现了塔里木盆地的西河堡构造。现在，当潘民空得知在这个构造上开发的柯克亚油田已经出油时，他考虑的就是下一个问题了：油在哪里？

在冷风中，对以后将要遇到的漫长困苦，他心中充满了预感。

二

第一普查勘探大队厉兵秣马踏入西部的同时，中国的政治和

经济形势正发生着关键性的转折和变化。“四人帮”已经下台，拨乱反正刚刚开始，从恶梦中醒来的中国人调整着疲惫的双脚，朝现代化轨道迈进了第一步。

这个时候，人们不约而同地把关注目光投向了工业的血液——石油。

寻找中国石油后备基地的工作，又一次被提到议事日程上。科学家们站在五颜六色的地质构造图前，专注的目光翻越无数河流、高山和平原，在塔里木盆地那一片黯淡的黄色前停住了。

在面积达56万平方公里的塔里木盆地四周，早在1951年，地质部就陆续开始了普查和勘探工作。专家们一直认为，这个盆地沉积面积大，生油条件好，有多套组合储油岩系，是我国具有石油勘探远景的含油盆地。但由于地面条件险恶，勘探手段落后，考察工作只限于盆地边缘和交通允许的个别地区，而且尚未进行地震和钻井工作。

最大的盆地。神秘莫测的后备基地。21世纪中国唯一的石油接替区。石油专家们用温柔的目光盯着它，就像面对家里的最后一笔积蓄。同时用铅笔在上面圈圈点点，仿佛手里握的是一台钻机，戳进去，就能冒出香喷喷、黑乎乎的石油来。

这一年，位于盆地南缘的依奇克里克油田已进入开发后期。这是一片从地表中渗出的浅层原油。这个含油面积两万平方公里的油田自1958年3月被发现以来，地质储量已经全部动用，而且油气中含水量越来越高，原油逐步递减，年产量不足千吨。

这个不妙的讯号，给刚刚踏上这片土地的找油队伍罩上了一层阴影。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想着同一个问题：在塔里木盆地，能找到大油田吗？

三

李奔用他的地质靴踏着厚厚的积雪，匆匆赶到广场。望着地

质部长孙大光交给他的这支在冷风中默默等待的队伍，他心里却没有一点平静的感觉。凭着20多年领导石油工作的经验，虽然他一眼就能看出人群中神态安详的工程师们仍有跃跃欲试的姿态，但是，他也隐隐地觉得，这已经是一支疲惫不堪的队伍了。

老一普，他默诵着这个名字。在胜利、在大港、在下辽河，它曾有过一段何等辉煌的经历。老一普——他们用这个词儿称呼自己所在的队伍，借以怀念从前的光荣。这个名字在地质部内，专指1966年以前的第一普查勘探大队；后来，从青海转移到新疆的这支队伍，就成了约定俗成的“老一普”。

对这支队伍，李奔虽然充满信心，但对能不能在塔里木盆地找到石油这个问题，他实在是没有一点把握。

李奔早年就读于陕北公学，1945年，他所在的部队越过陇海铁路时，日本投降了。不久，他被派往家乡搞土改工作，任化县县委书记。在这期间，他曾作为共产党代表，前往香港接收国民党交通部次长卢作孚经营的民生海运公司香港分公司；目前，这个公司的3000吨和8000吨客货轮，仍然承担着长江的营运。

全国解放后，大规模的恢复和建设开始，他被当时的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办公厅主任袁宝华召回，开始了地质工作的生涯。

1956年，中央指令地质部承担石油普查工作，李奔又返回北京，任地质部石油地质局副局长。在这期间，他曾作为中国代表参加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的东欧经互会地质组，讨论世界石油的发展；后来，又前往朝鲜，进行油田踏勘和设计；在李四光主持地质部工作期间，他参与了国内历次大油田的会战与指挥，成为地质部第一代找油人的资深领导。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奔先后在黑龙江和江西的五七干校度过一段艰难的日子。1972年7月，他迈着沉重的步履，举家登上西去的列车，前往新疆地矿局任局长。

仿佛是命运有意安排的，来新疆工作不几年，在偶然的一个

机会，他又和石油结上了缘份。就像有一条看不见的线，把他的后半辈子又连结起来了。

1975年2月，新疆地质局第二大队在塔里木盆地以南的玉力群找天然硫磺矿时，一个浅钻在到达800公尺时，就发现了第三系中的岩石晶洞内有油气显示。听到这个消息后，李奔又开始心旌摇动，他乐不可支地给石油部副部长康世恩打了一份急电。

早年间，李奔和康世恩曾在松辽平原的石油大会战中并肩工作过，是老朋友了，而且，石油部的一支钻井队已经在盆地附近转悠了好几年，正准备离开这个地区。因此，康世恩对这个消息很感兴趣，他即刻回电询问：“能不能带一桶砂样来北京？”

李奔在干校过了两年苦日子，又在新疆沉默了这么长时间，当然想见见这位久违的老朋友了。

3月初，李奔带着一桶油砂，兴冲冲地飞往北京。经过化验，果然有油。翌年，石油部在圈闭的西河堡构造定了一个钻，打到1977年5月时，进尺3 800米，仍不见油气显示，而且发生了事故。钻井队一边准备往库车方向撤兵，一边处理事故。不料，5月17日，西1井发生井喷——第一次从塔里木盆地中喷出的这股原油，令所有的人们欣喜若狂。

当时，前来视察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负责人赛福鼎说：在维吾尔语中，柯克亚是闪光的意思，这个油田就叫柯克亚油田吧！

柯克亚油田的被发现，又一次向找油的人们展示了这个盆地的美好前景。它再次说明，塔里木盆地是有油气前景的。

这年8月，地质部决定调集第一普查勘探大队，尽快揭开中国最有希望的石油后备基地——塔里木盆地的神秘面纱，也想藉此机会，重振这支沉默已久的地质队伍的雄风。

四

柯克亚出油的这个春天，康玉柱带着塔里木队的50多人，

分乘五六辆汽车，从湖北荆州基地起程，半个月后，到了新疆。这时，他才进入不惑之年，说一口东北话，虽然头发已开始变白，但心里充满了勇气。

1960年，他从长春地质学院毕业后，曾在第一普查勘探大队干过一年；因此，这一次又为“老一普”打先锋，他情绪高昂，憋着劲儿要为兄弟们出一口气。

这一次，他已经是第三次踏入塔里木盆地了。

8年前，也是春天，有一个难忘的日子。地质部长李四光在北京西郊紫竹院的家中，接见了地质部石油综合大队西北分队队长康玉柱和另外几名工程师。这时，老部长已经81岁，离生命的终点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了，仍在以最后的气力继续写地质力学和考虑建立全国地震预报系统。但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他仍然没有忘记中国西部那一片广大的戈壁与沙漠——塔里木盆地。在半个多小时的谈话中，他再一次强调，塔里木盆地的石油前景是有希望的，并要求考察队注意分区评价——“只要能找到含油区，很可能就是大油田。”告别的时候，李四光还在这么说。

不久，他带着人上路了。在黄沙与狂风的交响中奔波，从库车到民丰，绕着盆地跑了大半个圈子，进行全盆地的全景评价和分区评价。在考察即将结束时，他也有过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

那是7月的一个深夜，他带着分队乘坐一辆嘎斯63型汽车，从莎车县出发，拼命朝昆仑山脚下的和什拉甫方向赶路。车上拉满了仪器、帐篷、炊具和粮食，人高高地坐在上面。在经过一条河时，汽车的前轮突然陷进淤泥中，车顶的人，除了一个队员被甩进河里，其余五个人都被扣进车里。康玉柱被人拖出来时，已经清醒了，他摸了一下自己，浑身是湿漉漉的血。另外一名姓丘的队员被一只重达100多公斤的油桶压住，没有一点声息。这时，车还在继续往松软的沙滩里下陷，他们又冒险钻进车里，救出了这个队员，并连夜撤出了沙漠。

考察被迫中断了。

柯克亚油田发现后，他受命地质部，又一次赴塔里木，搜集多年来石油地质专家们的考察资料，进行盆地开发的方案设计。这一次他感到无比兴奋，柯克亚油田似乎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讯号。他想起了15年前，李四光说过的那番话，心里不禁一阵紧张。他感到自己仿佛已经摸到了塔里木这个金盆子的边儿，这一次地质部再上队伍，找到那片在地层中涌动的黑色潜流，恐怕就在不远的时辰了。

翌年元月，地质部在上海浦江饭店召开局长会议，康玉柱被召去汇报塔里木盆地开发的初步设计方案。在会上，康玉柱认为，塔里木盆地很有希望。

孙大光最后表明，原则上同意考察队的方案，要求立刻落实投资、目标和队伍来源，并命令康玉柱率队再进塔里木，具体安排物探和布钻工作。

第三次进塔里木盆地，对康玉柱来说，又一次艰苦的考验。面对56万平方公里的塔里木盆地，50多名考察队员真像老虎吃刺猬——无从下嘴。他们一边翻山越岭，一边绞尽脑汁。

为了考察地质剖面，分析岩层变化，他们专挑怪石嶙峋的山爬。几个月下来。所有的人手脚都被划得鲜血淋漓。有一天，康玉柱扒在一座陡如刀削的石山上，俯身看去，塔里木盆地纵横的沟谷，起伏的沙漠和龟裂的土地一一映进眼帘。此时，他心中涌起一股无法抑制的渴望——我要留在这里，我要揭开这个盆地。

5月29日，地质部正式宣布成立新疆石油勘探指挥部（后改为地质部第三石油勘探指挥部），任命李奔为指挥长，后又任康玉柱为技术总负责人。

第一个突破口，就选在西南凹陷。